

呈繳

樂亭李時著

國學常識與技能

北平君中書社出版

增訂 國學叢談

定價七角

樂亭李時先生著；分甲乙丙丁四編：甲編「讀書捷徑」，言事半功倍之法。乙編「學術叢弊」，收別非取是之效。丙丁兩編為「羣書談要」，「國學雜題」，一可得古書之要義，一可為應考之南針；研究國學者，不可不備此書也。

四庫全書叙

實價三角

張公之洞嘗言：「四庫總目提要，為讀羣書之門徑。」惟是書繁重，購求不易；然其精華，備於小序矣。李時先生，知其然也；鈔錄序文，彙為一編，並為考證，冠於卷首。購求既輕，求學又便，印書無多，購請從速。

君中書牘

定價三角

此書凡三萬言，為樂亭李時先生所著；先生篤於友誼，長於駢文，用意出於至誠，行文亦極流暢；書中分書啟，公牘，小簡三種。讀者手此一籍，得書牘之正宗，勝於坊間所印「應用文」多矣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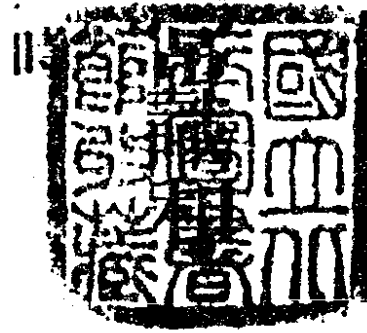
君中應用文出版預告

是書分為三編：甲編為尺牘，乙編為公文，丙編為應世雜文。得此一書，應用文章，無缺憾矣。其尤妙者，每編之前，必有概論，關於作法，韻味，言之綦詳！每編之末，必舉例文，多不經見之本，可擴讀者之眼界，有志用世之士，何可無此書也。

# 研究理工科者對於國學應具之

## 技能

李



昔在北平時，謬蒙知好諸君，不棄譎陋；常以研究國學之法見問，信口臚舉，未易得當。乃撰國學叢談、國學常識等書，以與讀者商榷。可謂詳哉其言之。但前書所論，多爲文學專家而發，非人人盡當探其繁曠也。今承乏交大唐院講席，而本院專以研究工程爲業者，同學有問應讀何種書籍？應習何體文章？庶幾事半而功倍。執前書爲標準，則浩博而難從；藉他山爲攻錯，苦削足而適履。是不能不分道揚鑣，別闢門徑也。夫讀書以蓄常識，屬文而養技能；常識也、技能也、皆漸積而有獲，非一蹴而可幾

也。中華書籍，浩如煙海，雖有生知之姿，累世不能竟其業。撰著文體，百有餘種，長於此者，或有絀於彼；縱有通才，鮮能備善。昔人專精爲之，猶病未能，況今日科學龐雜乎？況理工家日力別用乎？然則奈之何其可也？曰：讀書之道，博觀而約取；爲文之法，汰浮而應用。庶幾力少而獲多，事半而功倍。今將讀書屬文二事，分爲甲乙兩段而講說之。

### 甲段 讀書方面

讀書何爲？期有用也。可用以考古，可用以應世，可用以治身心。昔人最注重之書，莫過於群經；所謂家絃戶誦，人手一編。次則爲歷代之史，次則爲諸子之書，次則爲百氏之集。四部之著，汗牛充棟，學者終身不能徧觀而盡識，有哲人出，立於先覺

之地位，使後之學者，不迷其途，乃定其程限，戒其汎濫，此種論斷，雖於時不盡合，於理未必當；然如識途之馬，指南之車，裨益後學，實非淺鮮。今選其有具體之說者數家，節錄之以備覽觀焉。

韓愈進學解曰：『上窺姚姒，渾渾無涯，周詰殷盤，佶屈聱牙，春秋謹嚴，左氏浮誇。易奇而法，詩正而葩；下逮莊騷，太史所錄，子雲相如，同工異曲。』柳宗元答韋中立書曰：『本之書以求其質，本之詩以求恆，本之禮以求其宜，本之春秋以求其斷，本之易以求其動，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。』曾國藩聖哲畫像記云：『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，命兒子紀澤，圖其遺像，都爲一卷，藏之家塾，後嗣有志讀書，取足於此，不必廣心博騫，而斯

文之傳 莫大乎是矣！其贊曰：文周孔孟，班馬左莊，葛陸范馬，明程朱張，韓柳歐曾，李杜蘇黃，許鄒杜馬，顧秦姚王。三十人，俎豆馨香，臨之在上，質之在旁。『張之洞告學者曰：『四庫提要，爲讀羣書之門徑；江藩漢學師承記，爲經學之門徑；謝啟昆小學攷，爲小學之門徑；顧炎武音學五書，爲韻學之門徑；劉知幾史通，爲史學之門徑；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，爲讀史之門徑；姚際恆古今僞書考，爲讀諸子之門徑；劉勰文心雕龍，鍾嶸詩品，爲詩文之門徑；趙執信聲調譜，沈德潛說詩碎語，紀昀瀛奎律髓刊誤，孫梅四六叢話，爲初學詞章之門徑；孫過庭書譜，姜堯章續書譜，包世臣所著安吳四種內，藝舟雙楫一種，爲學書之門徑。』以上諸家之說，皆博觀約取之法，有轍可尋，從之頗

易；然猶嫌其籠統，而欠具體計劃也。

近歲科學勃興，學者競爲之，研究國學之力日蹙，治理工科者，國學饑荒問題，應時而起；披故籍而茫然，對翰墨以長歎；於是環顧奔走，請教於宿學之前。胡適因之撰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，梁啟超因之撰國學入門書目及其讀法，李笠因之撰三訂國學用書撰要，吳虞因之撰青年研究中國文學宜選讀之書。其他若陳鍾凡等，皆撰有國學書目，茲不備舉。是丹非素，各有所偏，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今參酌諸家之作，揆之研究工程之情，應有之書，分爲三類如左：

### 一、關於抒情之書

詩經

毛氏注鄭氏箋孔穎達疏

陳奂毛詩傳疏

楚辭 王逸注 洪興祖補注

朱熹楚辭集注

曹子建集 魏曹植

陶淵明集 晉陶潛

李太白集 唐李白

杜工部集 唐杜甫

白香山集 唐白居易

蘇東坡詩 宋蘇軾

元遺山集 金元好問

右列書九種：多屬於韻文，似乎習理工之人，無暇致力於此。但以上各書，取其合於己之嗜尚，得半數而讀之，足爲業餘諷誦、陶寫情趣之用，其爲益極大。若一概屏絕之，則不可語以國



學之妙矣。

## 二、關於記敘之書

春秋左傳 杜預注 孔穎達疏

史記 漢司馬遷

漢書 漢班固

資治通鑑 宋司馬光

右列書四種：實爲記敘文之正宗，研究理工科者，雖不能全文熟讀，亦必須瀏覽之，以爲自己撰述之根據。

## 三、關於論理之書

論語 魏何晏等集解 宋邢昺疏

孟子 漢趙岐注 舊題宋孫奭疏

荀子 戰國荀况

莊子 戰國莊周

韓非子 戰國韓非

右列書五種：爲歷代撰論理文之源泉，韓柳歐蘇，亦多取材於此。梁啟超曰：論語一書，字字精金美玉，實人類千古不磨之典。蓋孔子人格之偉大，宜爲含識之儔所公認，而論語則表現孔子人格唯一之良書也。孟子爲修養最適當之書，於今日青年，尤爲相宜，學者宜摘取其中精要語熟誦，或鈔出常常閱覽，使其精神深入我之意識中，則一生作人基礎，可以穩固，而且日日向上，至老不衰矣。

#### 四、關於三類書之伸縮

以上三類，爲書凡十八種；若能熟誦一半，餘半數作爲披覽之用，足爲理工科之通人。若以此數爲隘，而求益於外，韓柳歐曾之集，亦可涉獵之；他如昭明太子之文選，姚鼐之古文辭類纂，曾國藩之十八家詩鈔，陸宣公、康有爲之奏議，梁啟超、胡適、章士釗之文章，皆有可採之處，取百家之美，以成一人之奇，是在學者。至若對於以上三類之書，以爲浩博難讀，吾有最簡便之一法；但精讀兩書，即可成爲通人，即可爲用不窮。兩書者何？曰：司馬氏之史記，姚氏之古文辭類纂是已。

## 乙段 屬文方面

中華作文之法，昔人論之綦詳；虞夏之書渾渾爾，商書灑灑爾，周書噩噩爾。楚之騷，漢之賦，六朝之駢儷，各有精到之處

。迨至八家，文體備矣：退之如崇山大海，孕育靈怪。子厚如幽巖怪壑，鳥叫猿啼。永叔如秋山平遠，春谷倩麗，園亭林沼，悉可圖畫。明允如尊官酷吏，南面發令，雖無理事，誰敢不承。東坡如長江大河，時或疏爲清渠，潴爲池沼。子由如晴絲裊空，其雄健者，如天半風雨，嫵娜而下。介甫如斷岸千尺，又如高士谿刻，不近人情。子固如波澤春漲，雖濶漫而深厚有氣力。八家之文，大致如斯。元明而下，至於有清，創文章義法之說；於是一切綺靡、諧謔、注疏、說部之語，摺諸文章以外，宗派之見，門戶之爭，因之以起，豈非多事乎？

殊不知中國文章，原有普通專門二種：普通者何？但求其明白曉暢，足以作書牘公文，應社會之需要即可矣。專門者何？卽

韓愈所謂「將斬至於古之立言。」因文以見道也。昔尼父之文辭，與人通流；至於制春秋，游夏之徒，乃不能措一辭。所謂與人通流者，即普通之文學；所謂游夏不能措一辭者，即專門之文學。理工科之屬文，則希望與人通流，純歸於普通之作也。

夫與人通流，即爲應用之文，最要者概屬於告語之體。古文家謂上告下者曰詔令，下告上者曰奏議，同輩相告者曰書牘。（贈序、哀祭，比較少用，茲姑從略。）詔令即現今命令之文，奏議即現今呈文之類，同輩相告者，兼有今之公函尺牘。尺牘、用於私人之贈答，公文、用於官府之往來；理工科<sup>習</sup>不能外此二者，試略述於左：

## 一、尺牘之况味

曾文正公嘗云：『古文中惟書牘一門，竟鮮佳者。八家中韓公差勝，然亦非書簡正宗；惟諸葛武侯、王右軍書翰，風神高遠，最愜吾意。』然自漢魏迄唐中葉，諸葛及王之外，求其情韻優美，氣勢雄厚者，誠所謂代不數人，人不數篇而已；則斯道之極致，非獨今人難爲也，古之君子，猶亦病諸。雖然仰而攀之則難，俯而就之則易，理工科之尺牘，爲與衆人通流也，不求其高深，取其明白曉暢，足代表思想言語即可矣。非憂憂乎難到之境也。乃近日儉腹之青年，束書不觀，徒言解放。文之佳者，如景星、慶雲，不可得而見。書柬往來，則妄謬百出；唁人喪母，而曰奉倩神傷。招友過存，而曰擁篲以俟。朋友篤好，而曰舉案齊眉。凡此之類，難以枚舉；若度於斯道不精，或知之不詳，則莫如直

書其事，亦可用語體說明，是誠棄短之法，藏拙之道也。

漢楊惲失職家居，治產業自娛。其友人孫會宗與惲書，諫戒之。惲內懷不服。報孫會宗書略曰：

竊自思念，過已大矣，行已虧矣，長爲農夫，以沒世矣；是故身率妻子，戮力耕桑，灌園治產，以給公上，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。夫人情所不能止者，聖人弗禁，故君父至尊親，送其終也；有時而旣。臣之得罪，已三年矣，田家作苦，歲時伏臘，烹羊烹羔，斗酒自勞。家本秦也，能爲秦聲；婦趙女也，雅善鼓瑟。奴婢歌者數人，酒後耳熱，仰天拊缶而呼烏烏！其詩曰：『田彼南山，燕穢不治，種一頃豆，落而爲糞，人生行樂耳，須富貴何時。』是日也，拂衣而喜，奮袖低昂，頓足

起舞，誠荒淫無度，不知其不可也。……

孫會宗諫戒楊惲，確是善意；而惲心懷怏怏，借題發揮，痛罵會宗，並及宣帝。怨家告發，宣帝見此書而大惡之！於是惲因失意快口之語，遂招殺身滅門之禍；惲腰斬，妻子徙酒泉郡。文字不慎，得此奇禍，豈不哀哉！

至於兩國治戎，而以文章收特別功效者；則有丘遲之與陳伯之書。當伯之背梁投魏，梁以臨川王宏北討，兩軍相持，何等嚴重！宏使記室丘遲與伯之書，而伯之即於壽陽擁衆復歸於梁。丘遲一篇勸告書牘，足敵十萬橫磨劍矣。文章感人，有如是者！茲錄其要語於左：

夫迷塗知反，往哲是與；不遠而復，先典攸高。主上屈法



仲恩，吞舟是漏；將軍松柏不翦，親戚安居，高臺未傾，愛妾  
尙在，悠悠爾心，亦何可言？今功臣名將，雁行有序，佩紫懷  
黃，讚帷幄之謀；乘輅建節，奉疆場之任。並刑馬作誓，傳之  
子孫，將軍獨覲顏借命，馳驅氍毹之長，寧不哀哉？夫以慕容  
超之強，身送東市；姚泓之盛，面縛西都。故知霜露所均，不  
育異類，姬漢舊邦，無取雜種。北虜僭盜中原，多歷年所，惡  
積禍盈，理至焦爛；況僞嬖昏狡，自相夷戮，部落携離，酋豪  
猜貳。方當繫頸蠻邸，懸首藁街，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，燕  
巢於飛幕之上；不亦惑乎？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長，雜花生樹，  
羣鶯亂飛；見故國之旗鼓；感平生於疇日；撫絃登陣，豈不愴  
恨？所以廉公之思趙將，吳子之泣西河，人之情也，將軍獨無

情哉？……………

## 二、公文之正軌

清代習制舉者，嘗謂應試之文，有典、顯、淺、三字訣，能此則游刃而有餘。余亦謂撰擬公文，若備此三字，則盡美盡善矣。典字最難，必熟於前史之事蹟，並現代之掌故，言詞出於雅馴，乃可言典。至於顯淺二字，多本於天才之自然，彼博學多聞之士，而下筆不能豁然者多矣，尙何顯淺云乎哉？非學問之不足，乃才力之不足，且少練習之故耳。昔白香山之詩，務使老嫗能解，而詳細推敲，皆如玉潤珠圓，絕無草率失檢之處。研究理工科者，其爲公文也，能如白公之詩，平易近人，無論爲公函、爲呈文，均足以使閱者感動，而易聽從也。

公文之體，務須曉暢雅馴，既如上所述矣。其次卽爲程序，每篇公文，大抵先叙由，中叙案，最後述明希望，此三段叙法，不可不知。又公文亦重雋語，如前清某大員，不按時間辦公，因以被參，其查覆摺奏，爲之回護云：「毀之者，以爲興居無節，譽之者，以爲夙夜在公。」措詞可謂巧矣。又曾文正公在湘軍奏報，有「屢戰屢敗」之語，何其頹唐？李元度改爲「屢敗屢戰」，一轉移間，何其奮揚也！箇中情趣，嫻熟者自能得之，不必余之喋喋。今舉韓陸二家成例，一敗一成，以備覽觀。

唐憲宗時，有人言鳳翔法門寺塔中，有釋迦指骨一節，其法二十年一開；開則歲稔人泰。憲宗信其言，遣內使往迎之，舁入大內，供養三日。斯時韓愈爲刑部侍郎，上表切諫，憲宗大怒！

持示宰相，將抵以死，裴度崔羣力救之。上曰：「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，至謂：東漢奉佛以後，天子咸夭促，言何乖刺邪？乃貶韓公爲潮州刺史。至今觀之：表中所言，一則曰：「事佛漸謹，年代尤促。」再則曰：「事佛求福，乃更得禍。」此種逆耳之言，朋輩之交，且恐傷情；況昔時專制君主乎？茲節錄其表於左：

漢明帝時，始有佛法，明帝在位，纔十八年耳！其後亂亡相繼，運祚不長。宋齊梁陳元魏已下，事佛漸謹，年代尤促，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，前後三度，捨身施佛，宗廟之祭，不用牲牢，盡日一食，止於菜果。其後竟爲侯景所逼，餓死臺城，國亦尋滅，事佛求福，乃更得禍。由此觀之，佛不足事，亦可知矣。高祖始受隋禪，則議除之。當時羣臣才識不遠，不能

深知先王之道，古今之宜，推闡聖明，以救斯弊。其事遂止，臣嘗恨焉！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，神聖英武，數千百年已來，未有倫比，卽位之初；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，又不許創立寺觀，臣常以爲高祖之志，必行於陛下之手，今縱未能卽行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？今聞陛下，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，御樓以觀，昇入大內。又令諸寺遞迎供養，臣雖至愚，必知陛下不惑於佛，作此崇奉，以祈福祥也；直以年豐人樂，徇人之心，爲京都士庶，設詭異之觀，戲翫之具耳。安有聖明若此，而肯信此等事哉？然百姓愚冥，易惑難曉，苟見陛下如此，將謂陛下真心事佛，皆云：天子大聖，猶一心敬信，百姓何人，豈合更惜身命。焚頂燒指，百十爲羣，解衣散錢。自朝至暮，轉相倣

效。惟恐後時，老少奔波，棄其業次。若不卽加禁遏，更歷諸寺，必有斷臂鬻身，以爲供養者。傷風敗俗，傳笑四方，非細事也。夫佛本夷狄之人，與中國言語不通，衣服殊製，口不言先王之法言，身不服先王之法服；不知君臣之義，父子之情；假如其身至今尙在，奉其國命，來朝京師，陛下容而接之，不過宣政一見，禮賓一設，賜衣一襲，衛而出之於境，不令惑衆也。況其身死已久，枯朽之骨，凶穢之餘，豈宜令入宮禁？孔子曰：「敬鬼神而遠之。」古之諸侯，行弔於其國，尙令巫祝，先以桃茢祓除不祥，然後進弔。今無故取朽穢之物，親臨觀之，巫祝不先，桃茢不用，羣臣不言其非，御史不舉其失，臣實恥之！乞以此骨，付之有司，投諸水火，永絕根本；斷天下之

疑、絕後代之惑。使天下之人，知大聖人之所作爲，出於尋常萬萬也。豈不盛哉！豈不快哉！佛如有靈，能作禍祟，凡有殃咎，宜加臣身，上天鑒臨，臣不怨悔，無任感激懇悃之至！謹奉表以聞。

曾國藩論陸贄曰：『陸敬輿事多疑之主，馭難馴之將；燭之以至明，將之以至誠。譬若御駑馬，登峻阪，縱橫險阻，而不失其馳，何其神也！』然而陸公之成功，固在乎才識，能運用其才識，傳布於人人；尤在乎文章。公之爲文，義理之精，足以比隆濂洛；氣勢之盛，亦堪方駕韓蘇。故言之於君，而君無不聽受；宣之於人，而人莫不服從。故曰：『文之爲德大矣！與天地並生者也。』豈不盛哉？當唐德宗時，朱泚謀逆，從駕幸奉天。今陝西乾縣。

時天下叛亂，機務填委，徵發指蹤，千端萬緒；一日之內，詔書數百，陸公揮翰起草，思如泉注，初若不經思慮，既成之後，莫不曲盡事情，中於機會，胥吏簡札不暇，同舍皆服其能。故奉天所下書詔，雖武夫悍卒，無不揮涕感激，多公之所爲也。德宗於奉天行在，貯貢物於廊下，仍題瓊林大盈二庫名。陸公奏請罷之，德宗嘉納焉。茲備錄其文於左：

臣聞作法於涼，其弊猶貪；作法於貪，弊將安救。示人以義，其患猶私；示人以私，患必難弭。故聖人之立教也，賤貨而尊讓，遠利而尚廉；天子不問有無，諸侯不言多少；百乘之室，不畜聚斂之臣；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？誠懼賄之生人心、而開禍端，傷風教、而亂邦家耳。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



之積者，匹夫之富也；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，天子之富也。天子所作，與天同方，生之長之，而不恃其爲；成之收之，而不私其有。付物以道，混然忘情，取之不爲貪，散之不爲費；以言乎體，則博大，以言乎術，則精微；亦何必撓廢公方，崇聚私貨，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，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；虧法失人，誘姦聚怨，以斯制事，豈不過哉？今之瓊林、大盈，自古悉無其制，傳諸耆舊之說，皆云：創自開元，貴臣貪權，飾巧求媚，乃言：郡邑貢賦，所用盡各區分，稅賦當委之有司，以給經用；貢獻宜歸乎天子，以奉私求。玄宗悅之！新是二庫，蕩心侈欲，萌穢於茲，迨乎失邦，終以餌寇。記曰：「貨悖而入，必悖而出。」豈非其明効歟？陛下嗣位之初，務遵理道

，敦行約儉，斥遠貪饕，雖內庫舊藏，未歸太府；而諸方曲獻，不入禁園。清風肅然，海內丕變，議者咸謂漢文却馬，晉武焚裘之事；復見於當今。近以寇逆亂常，鑾輿外幸，既屬憂危之運，宜增儆勵之誠；臣昨奉使軍，將之道行殿，忽覩右廊之下，榜列二庫之名；懼然若驚！不識所以，何則？天衢尙梗，師旅方殷，瘡痛呻吟之聲，嗅咻未息；忠勤戰守之効，賞賚未行。而諸道貢珍，遽私別庫，萬目所視，孰能忍懷，竊揣軍情，或生舛望；試詢候館之吏，兼探道路之言；果如所虞，積憾已甚！或忿形謗讟，或醜肆譎謠；頗含思亂之情，亦有悔忠之意；是知配俗昏鄙，識昧高卑，不可以尊極臨，而可以誠義感。頃者六師初降，百物無儲，外扞兇徒，內防危堞；晝夜不息

，迨將五旬，凍餒交侵，死傷相枕，畢命同力，竟夷大艱。良以陛下不厚其身，不私其欲，絕甘以同卒伍，輟食以啗功勞，無猛制而人不攜，懷所感也，無厚賞而人不怨，悉所無也。今者攻圍已解，衣食已豐，而謠讟方興，軍情稍阻；豈不以勇夫恒性，嗜貨矜功，其患難既與之同憂，而好樂不與之同利；苟異恬默，能無怨咨！此理之常，固不足怪。記曰：「財散則民聚，財聚則民散。」豈非其殷鑒歟？衆怒難任，蓄怨終泄，其患豈徒人散而已，亦將慮有構姦鼓亂，干紀而強取者焉。夫國家作事，以公共爲心者，人必樂而從之；以私奉爲心者，人必拂而叛之。故燕昭築金臺，天下稱其賢；殷紂作玉杯，百代傳其惡；蓋爲人與爲己殊也。周文之囿百里，時患其尙小；齊宣

之囿四十里，時病其太大；蓋同利與專利異也。爲人上者，當  
 辦察茲理，洒濯其心，奉三無私，以壹有衆；人或不率；於是  
 用刑。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，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。捨此  
 不務，而壅利行私，欲人無貪，不可得已。今茲二庫。珍幣所  
 歸，不領度支，是行私也；不給經費，非宣利也。物情離怨，  
 不亦宜乎？智者因危而建安，明者矯失而成德；以陛下天姿英  
 聖，儻加之見善必遷，是將化蓄怨爲銜恩，反過差爲至當；促  
 殄遺孽，永垂鴻名，易如轉規，指顧可致。然事有未可知者，  
 但在陛下行與否耳。能則安，否則危，能則成德，否則失道；  
 此乃必定之理也。願陛下慎之惜之，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  
 ，追戒平居之專欲；器用取給，不在過豐，衣食所安，必以分

下。凡在二庫貨賄，盡令出賜有功，坦然布懷，與衆同欲，是後納貢，必歸有司；每獲珍華，先給軍賞，瓌異纖麗，一無上供。推赤心於其腹中，降殊恩於其望外；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，人思建功；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，孰不歸德。如此則亂必靖，賊必平，徐駕六龍，旋復都邑。興行墜典，整緝禁綱，乘輿有舊儀，郡國有恒賦；天子之貴，豈當憂貧，是乃散其小儲，而成其大儲也；損其小寶，而固其大寶也。舉一事而衆美具，行之又何疑焉。悛少欠多，廉賈不處；溺近迷遠，中人所非。況乎大聖應機，固當不俟終日，不勝管窺願効之至！謹陳冒以聞。謹奏。

## 全部活葉國文

每部定價叁元伍角

本社發行活葉國文以來，爲時十閱月，推銷數百萬紙，受讀者之歡迎，可謂盛哉！誠以根株必求善本，校對必求精審，注釋必求詳明；至於印刷、墨色、及紙張，亦未嘗不三致意焉。用功既深，故收名極遠，近來讀者之熱烈，較前尤甚！或至社面告，或來函託囑；願將全部國文，裝訂成冊，以便得窺全豹，本社爲酬答讀者盛意起見，取興味濃厚之文章，訂爲四厚冊，加以布套，凡四百六十餘頁，此亦文學家之大觀也。存書無多，購請從速！

中國紙料  
精校詳註  
活葉國文

說明

君中

(一)昔在中學讀書時，聞教師盛誇袁江南賦之美，並舉佳句而講說之；余羨慕之極！願立時得之，以饜其欲；但窮鄉僻壤，何來庾子之集？謀於教師，師謂：經史百家雜鈔中有之，急購一讀，滿篇琳瑯，有句無注，不能了解者，殆居其半。左搜右尋，盡十日力，始竟其篇，仍有未全曉者。可謂難矣！因一篇文而買全書，既得其文，復尋其解，讀書之心，往往因之而擱置也。二十年來，讀書講學，此事未嘗去諸懷。今用活葉國文之法，教者學者，喜其文即買某篇，則買全書之費可免。每篇加以新式標點，新法註釋，則搜尋之苦又可免。古人求書，必須手鈔，刊刻發明，則繕寫之勞無之矣。活葉國文

，加以注釋，則買全書之費，搜尋之苦，今後或祛之乎？

(二)內容淵博之文，非注不明，既如上述；然如鄭玄之注三禮，朱熹之注四書，裴松之之注三國志，李善之注昭明文選；古今能有幾家。今之注釋，固不敢妄擬前賢，然較之書肆，以訛傳訛，或有不同。總期文從字順，可以通曉。至於講「曰若稽古」動至數萬言，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，則自信無之矣。

(三)校書如掃落葉，「昔人嘗慨歎之！一字千金，考據家所以為貴。今之編印，每篇常易數稿，每校必經數手；魯魚亥豕，力求避免。若曰：「無一訛字」則吾豈敢。

(四)今之教科各書，率用洋紙，不問其適宜否也。插圖之書  
洋紙較便中國毛邊、連史等紙，其壽可逾千年，決非外貨所能企及，文科之書，用之最宜，書肆劣商，喪心病狂，遂至一

犬吠影，而衆犬吠聲，印書皆洋紙矣。可爲浩歎！清末有進士王某，姑隱其名與同寮遊於日本妓館，座中有留學歸來者，衣履俱洋式，衆人環視稱贊！適索紙煙久不得，以讓日妓，妓謝曰：「附近無售日本煙者，故遲遲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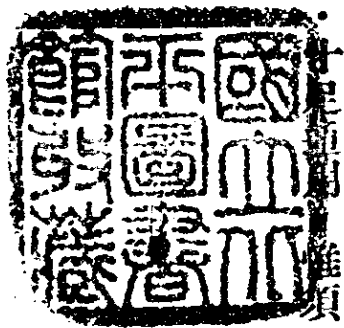
王某大叫曰：「中華士大夫，不如日本娼妓之愛國，國亡無日矣。」吾社之活葉國文，用中國毛邊紙，一則用之適宜，一則同情於王君。

(五)今日坊間，編印國文課本，所選教材，陳陳相因，此鈔彼襲，局促之極！本社選文，第一次付印之五百篇，頗多超出羣本外者。第二次擬再印五百篇，更多新穎之文矣。現在女子教育，昌言「與男子均等」；而女子著作，反湮滅不彰。本社特表而出之，每代必選女子著作若干篇，以爲女子有志進修者勸；此亦各書肆所無者。

(六)本社活葉國文，用毛邊紙八開大本，邊匡嶮然，標點居於中間。外備華式封皮，觀瞻典雅，如視「漢官儀」，自能手舞而足蹈。

(七)本社活葉國文，本文用三號字，便於對案誦讀；注釋用五號字，不至延長篇幅。且其紙色爲暗黃，最宜保目之用。較之特白發光紙，有損益之不同。

(八)活葉國文，定價低廉，每張售大洋七厘，購買逾千張者九折，逾萬張者八折。華式書皮，每張大洋二分。(每冊用兩張)託本社裝訂者，每冊收工資大洋二分。外埠函購，即日付郵，決不誤用。但郵寄費用，須加書價十之一，郵票代洋。每冊須一角以下者。





中華民國廿四年三月拾六日收到

三

續

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初版

國學常識與技能全一册

實價一角



出版者

君中書社

北平西單

游藝商場

發行者

君中書社

代售處

各大書局

# 0

41414